

■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共赏百本好书

渝版书架

《口述重庆》： 一部认识母城的 乡愁读本



□马拉

这本书中，河山清脆，岁月奔涌；乡音甘冽，众生交响。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待在下把来历缘由言说一番。

12年前，我在《重庆晨报》开了一个名叫“马拉打望·城与人”的专栏，专栏就是和读者的定期约会。虽然现在专栏不在了，但城和人还在。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的专栏写过的那些关于重庆城、重庆人的故事。

这座城。

重庆是一座斗智斗勇的谈判之城，也是一座心直口快的口述之城。众声交响之时，时代的精神状况，这座城市的地理和心理脉动，可能会传来一点回声。

怎样理解重庆城和重庆人？宏大叙事有双重喜庆、巴蔓子、钓鱼城、战时首都、红岩、计划单列、直辖……民间叙事有红汤火锅、鸳鸯火锅、小面50强、《一双绣花鞋》、江湖菜、轨道穿楼……

两种叙事之间可能有一条中间路线，就像轨道交通二号线行驶在临江门到大坪之间的城市上空，处在两江之间，曾从我家门前过。我总是像一个业余导游一样纠正坐在我旁边的本地或外地乘客：“这不是长江，是嘉陵江，长江在那边。”其实这一点都不重要，它也不在乎你怎样叫它；不管你怎样叫，它都不回答。

就像重庆火锅，在清汤和红汤中间，虽然有一个微辣的中间路线，但在重口味歧视链上一直处于末端，中间相当于不存在——就像这里的春夏秋冬之间，常常没有春秋的缓冲地带，所以重庆来得很陡：有时是一座伤城，有时是一座火城，有时九开八闭，有时三心二意。城与人，人与城，当这座城有点云山雾罩的时候，我站在满城心直口快的这些人这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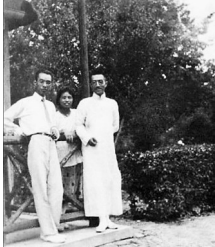
这些人。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历来汉语文献对重庆人的描述不多，星星点点：最能打的是“巴师勇锐”；最能吃的是“尚滋味，好辛香”，食材本身的质地不好说，就用“辛香”添加剂来哄哄舌尖上的人生；最劳模的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最温柔的是巴蔓子，宁输脑壳不输耳朵，耳朵没有了，女人就没得揪的了；最快的船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简直是农业时代预订的工业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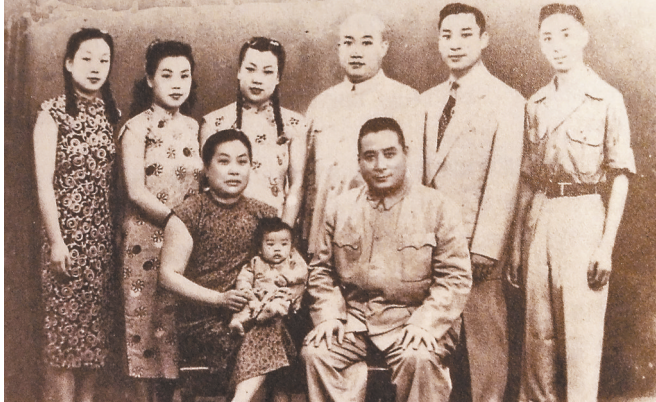
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末之的话剧《雾重庆》、80年代况浩文《一双绣花鞋》的电影版《雾都茫茫》中，重庆都是一片白色的雾都底色，但从《红岩》开始，重庆就一直与红同行，太阳出来红红，晒得石板梆硬。改革开放后的新重庆人，又扎扎实实发明了“雄起”“碗杂”“江湖菜”“鸳鸯锅”“三拖一”“经典书店”“索道”“小面50强”，还有8D魔幻城……

我从未通过官方或组织去找人，而是顺其自然，在民间生活中和他们一个一个地相遇。他们大部分是我在生活中碰到并发现的，有些是经朋友介绍的。有时翻看他们的老影集，发现他们的亲族关系，有些是整个家庭的人物都很有意思。

重庆近代名门世家任鸿雋、陈衡哲夫妇订婚日与挚友胡适（右）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南京东南大学）。口述人为任鸿雋、陈衡哲之孙任尔宁。



1981年曾祥忠（口述人）父母抱着曾家族谱11大本，无偿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今三峡博物馆）。



1948年重庆厉家班全家福：（前排）厉彦芝、韩凤奎夫妇怀抱长孙女蓝田，（后右起）厉慧森（口述人）、厉慧良、厉慧斌、厉慧敏、薛慧萍、厉慧兰。其中的慧斌、慧森、慧敏、慧良、慧兰被誉为“厉家五虎”。（本栏图均由口述人提供）

我和他们熟了，以至于这么多年，走在重庆某个地方，我马上就会想起住在附近的某位老人家。有的散在五湖四海，有的九死一生；到现在，有的已随风而逝，有的还硬朗地生活着。有故事的人决定有故事的城，他们就是重庆城与人的时空坐标。他们的样子，谦谦长者，一派大丈夫风度；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生命的宽度和深度，使我的人生也得以丰富。

这本书中，那些重庆人和在重庆折腾过的人啊！他们是少年中国的人：有的人，参加北碚少年义勇队，跟卢作孚下江南考察，卢还帮他修改日记中的错别字；有的人，小时候亲眼看见同班男同学汪曾祺，给女同学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让我们看到好像从未成年过的汪老爷子，也有可爱的小时候；有的人，跟涪陵城二小托儿所“所花”刘晓庆是同学，是大明星最早的美丽证人。

他们是爱唱歌的人：有的人，唱着古巴风格的少儿歌曲《哈瓦那的孩子》，考进周恩来和陈毅督办的重庆外语学校俄语班；有的人，既写过抗战歌曲《长城谣》，也写过“情歌”《何日君再来》，让我们念念不忘。

他们是打仗的人：有的人，曾是抗战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僚机，在重庆和日军零式战机缠斗，血染长空，收获战伤与爱情；有的人，参加了飞虎队，首次翻译了缴获的零式战机数据表，为盟军后来击落零式战机大有贡献。

他们是热爱艺术的人：有的人，用榜书题写嘉陵江大桥桥名，没有署名，都以为是名人所书，其实出自民间布衣；有的人，从小在田坎捏泥人，在庙里塑观音，长大捏成个女雕塑家；有的人，画满1300多个速写本，散仙般的人生，几处在自然村落的画室，大得要用线上地图才能从空中看完全景。

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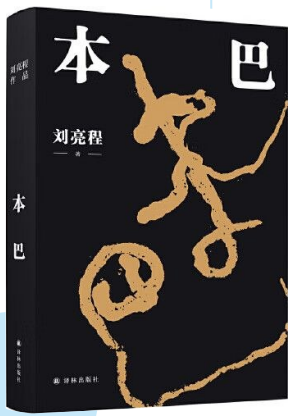
“马拉打望”的“打望”是一个重庆方言，跟《孟子·滕文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的“守望人”和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守望”同词根，但又不一样。重庆方言“打望”在我这里的意思，是近距离有目的探访、打捞、抢救和记录。所以，我给自己定的工作标准，是首先找到故事的当事人，当事人如果已逝，就找到亲友、同事等最近者。城与人，人与城，必须找到人；只有城，没有人，绝不开笔。

本书名曰《口述重庆》，因为书中人物，全是重庆人或跟重庆有关的人；虽曰“口述”但不是呈堂证供式的“口述实录”，更像“人物访谈”，因为里面有“人”；之所以还叫“口述”，是因为人物的语言保留了言说的口语性、现场感、真实感和民间价值；我必须的描写和评述穿插其中，均保留到最低程度，就像钻石卑微的托枊，主要是为了托出和反衬钻石的高贵。

什么是重庆城？什么是重庆人？可能永远都没有完美的答案，但这本书多少贴近或回答了这个问题。理解重庆城，理解重庆人，作为风俗人类学或城市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这是一本重庆人的生活实录，重庆城的文脉纪实；一本解读重庆人的心灵密码，切入重庆城的人文路标；一本爱家爱城的乡邦文献，一本关于重庆城、重庆人的乡愁读本。它是一位又一位重庆父老乡亲，回首打望他们一生中 most 珍贵的光阴时，发出的声音，声如天籁。

（本文选自《口述重庆》后记：打望我们的民间生活。有删改。）

史诗的辽阔与丰沛的生命交融 ——读刘亮程长篇小说《本巴》



□樊星

写出气势磅礴、场面宏阔的史诗，一直是众多小说家的追求。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既有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姚雪垠的《李自成》、陈忠实的《白鹿原》那样写实风格的史诗，也有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样风格新锐、光怪陆离、不同于传统史诗的“另类史诗”。这些作品不断拓展了读者对家族、社会、历史和人性复杂性的认识，也为长篇小说的花样翻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话课题。

来自新疆的刘亮程曾以风格苍茫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引人瞩目。后来写长篇小说《虚土》《凿空》，凝聚了他对于荒野、孤村、奇奇怪怪的人和事的不可思议之思，也常常闪烁出作

家对于在偏远之地生活的各种哲理和感悟，因此很有长篇散文的气象，令人不禁想起贾平凹当年的长篇散文体小说《商州》。到了2019年的长篇小说《捎话》，作家悄然进入了历史的云烟里，在奇谲荒诞的一个个古代故事中表达对于历史、战争的种种猜想，以及对于人与动物之间有没有可能沟通的奇妙想象（答案可以是肯定的，美国电影《马语者》就是一例）。这样就写出了人与人、人与动物、当代人与古代人之间的各种心灵错位与沟通尝试。这部小说也因此使人想起莫言的《生死疲劳》中灵魂轮回的奇思，表达对于生者与死者、人与天地万物能否共情的深长感慨。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在长篇小说散文化、寓言化方面的孜孜以求。

到了这次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本巴》，刘亮程继续了对不为人知的历史的独到探索与奇妙想象。书名寓意“幸福的人间天堂”，充满着浪漫意味。传说那里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们永远年轻。作家由此切入，通过想象与传奇去追溯一个民族久远的童年记忆，进而表达出作家对于历史可能性的瑰丽想象——那常常也是许多民族历史的起源吧：不愿长大的英雄、但愿长醉不愿醒的人们、在梦中杀敌、回归故乡的奇妙感觉，都如同神话一般异彩纷呈。

只是，其中关于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往事引发的历史之思还是惹人沉思：“我们祖先曾做过多少堪称伟大的事，都没有进入史诗。东归也一样，那场让十几万人和数百万牲畜死亡的漫长迁徙，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我们说起它时还会伤心，会恐惧，会因为那些亲人的流血牺牲感到疼痛。”这样的思考足以让人想起那些

被历史的洪流淹没的许许多多故事，也烘托出“重写历史”的必要与“想象历史”的可能。

至此，小说的“童话”色彩与苍茫的“历史”悲剧水乳交融在了一起，就如同当年许多“寻根”的作品（如《最后一个渔佬儿》《小鲍庄》《红高粱》）一样五味俱全。由此可见，即使作家有意写一部具有“童话风格史诗”的作品，以“重构历史”的丰富多彩，但人们的梦想终究回避不了命运的考验。而经历过爱恨情仇、长途跋涉的考验后，还能不能葆有赤子之心、梦想情怀？这恐怕不仅仅是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情感之惑，也是人类一直以来在追求返璞归真的梦想时不断遭遇的永恒困惑。

写出了这一点，也就烘托出这样的思绪：该如何去猜想历史的风云多变？该如何去还原梦想与现实的不断碰撞？这部作品就这样在想象的丰富的描绘中寄寓了对于历史玄机的猜测：一切的云诡波谲、奇特体验，在真真假假、如梦如幻中，浮动出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非理性体验，可谓一言难尽。

这，让人想到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都体现出多民族历史书写中的浪漫与魔幻，是与记忆的变形、梦幻的真切、童心的苦涩、寻根的迷惘交织在一起的。于是，“史诗”与“童话”“寓言”混融一体，那些梦幻与传说、往事与猜想也都呈现出朦朦胧胧的神秘哲思。这样一来，史诗的辽阔就与各种丰沛的生命感觉有趣地交融在了一起。

说到史诗，“历史真实”与“反思”一直是许多作家的追求。而《本巴》则在此之外，充分发挥了“想象”与“重构”的才思，使史诗平添了魔幻的异彩。读来使人浮想联翩，也想到那些代代相传的创世神话、英雄史诗。

反思历史，珍视当下 ——旅德作家海烧新作《我的弗兰茨》告诉了我们什么

思考的故事。

小说以两位重庆女性的生命历程为主体，勾勒出一段“弗兰茨”的家族秘史。作家以第三人称视角深刻反思中国女性远嫁异国所遇到的重重困境，并在地视野揭示战争对普遍个体的持久性创伤影响，传递着对战争和历史的反思。

“都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也许并不是，二战已经结束七十多年，但疮疤仍在隐隐作痛。”谈及本书创作的初衷，海烧表示这是源于一次旅德华人聚会上得到的讯息，“战争带来的跨越时空的隐痛，甚至比战争本身还可怕。”海烧说，这促使她提起笔，想要写点什么，记录点什么。

彼时，海烧刚刚结束长达五年的对德国汉学家顾彬诗集的德文翻译工作，正是闲适下来与自己内心对话的好机会。于是，她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成型，故事也渐渐饱满而有力量。

创作过程颇为周折

然而没过多久，正当海烧沉迷在写作中难以自拔时，另一个翻译任务落在了她的头上。原来，需要翻译的书稿是《汉娜的重庆》，讲述的是德国老太太傅安娜对故乡重庆最后的回望。

“书稿中所描写的故乡让人流连，老人积攒了一辈子的乡情也让人难以忽视。”海烧就此停下了写得正是酣畅的《我的弗兰茨》，转身投入到《汉娜的重庆》的翻译中。

一年多后，海烧终于配合完成《汉娜的重庆》的翻译、出版等工作，得以继续创作自己的作品。此时，激情退去，那种仿佛要喷薄而出的灵感也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理智的思考。“我其实想过，如果没有经历这曲折的创作过程，《我的弗兰茨》会不会有些不一样？不过管它呢，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虽然离家多年，海烧仍是地道重庆人般的快人快语。

三作家畅谈记忆与救赎

回到家乡重庆，海烧免不得与一众好友、校友见面，说说新书，聊聊新生活。这次回渝举行的分享会可谓高朋

满座。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张者是海烧在西南大学的校友，该书让他意外的是，本以为是为《远嫁》的2.0版本，一些日常的叙述，但海烧笔尖一转，把内核对准了二战带来的伤痛，更为深刻，也为读者提供了多维度的解读可能，“你可以在书中读到对战争的反思，对生命的悲悯，也可以读到关于真相的意义，人性的幽微，中德文化差异。综合来说，这是一部饱满丰厚的长篇佳作。”

而诗人、博物旅行家李元胜，则称《我的弗兰茨》是作者多年积淀的“羽化”之作：小说的结构很巧妙，没有把主线放在第一主角白格夫人身上，而是以远嫁的两位中国女性串联故事，这是一种最有利于写作的选择。“海烧的文字功力毋庸置疑，在阅读的过程中，甚至有些恍惚这是否是一部自传作品，因为无论是情节还是场景，或者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对历史的反思，都太过真实、太过真挚，也太过共情。”

同为女性，散文家吴景娅对《我的弗兰茨》的女性视角更能共情，“当我们在写战争时，可能更多地着眼于被侵略的那一方，但其实无论是战争的发起国还是被侵略国，谁不是受害者呢？”她表示：“小说中那些人性的黑暗和扭曲，让人明白尽管七十多年了，战争的阴云仍无差别地笼罩在人们周围，如何治愈伤痛呢？就像书中写的那样，用沟通、爱与希望。”

历史的伤痛、情感与尊严、记忆与救赎等主题的交织，支撑起这个属于21世纪的新移民故事。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为《我的弗兰茨》写的“序”中所言，海烧用一种清晰而令人愉快的简朴语言，让历史的残酷余音回响：“感谢海烧，为了一个更好的德国写下这部抢救记忆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德国人似乎也需要这种引人思索的深刻的小说，即使这样的小说来自中国。”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